



# 如果 她不知道

■ *Ruguo Tabuzhidao*

■ 严沁系列小说集 48

■ 她为什么会恐惧？  
太多的疑团使她不敢现身，  
那些人想杀而没杀死她……

# 严沁系列小说集

Shen Qun Series Novels

48

如果她不知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她不知道/严沁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  
(严沁系列小说集)

ISBN 7-5059-3249-7

I. 如…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61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0873

|      |                           |
|------|---------------------------|
| 书 名  | 严沁系列小说集                   |
| 作 者  | 严沁(香港)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
| 地 址  |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吴若竹                       |
| 责任校对 | 宋小燕 荣荣                    |
| 责任印制 | 董 华                       |
| 排 版  | 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              |
| 印 刷  |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字 数  | 8500 千字                   |
| 印 张  | 430                       |
| 插 页  | 100 页                     |
| 版 次  |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5059-3249-7/I·2459 |
| 全套定价 | 730.00 元(12.80 元)         |

# 严沁系列小说集

Yanqin Xilie Xiaoshuoji



严沁——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她写情：爱情、亲情、友情，以至种种世间情。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情爱芬芳，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爱情世界。

1. 梦中缠绵
2. 爱神的影子
3. 让我飘过
4. 不归路
5. 夜是温柔
6. 孤浪
7. 情在深时
8. 水云
9. 沙岩玫瑰
10. 流水不再浪漫
11. 悠然此心
12. 轻舟激浪
13. 云外千峰
14. 茫茫路
15. 千帆尽处
16. 殒星
17. 冬绿
18. 桑园
19. 菩提
20. 心影
21. 草浪
22. 常在心头
23. 烟波千里
24. 摘星
25. 缘起
26. 晨星
27. 雪在流
28. 逝
29. 夜露
30. 簾卷西风
31. 该不该让他知道
32. 今生若比永恒长
33. 斯人独憔悴
34. 灯影之外
35. 故人风雨
36. 风里百合
37. 无怨
38. 绿色山庄
39. 无歌的幽谷
40. 静听寂寞
41. 最后的温柔
42. 黑色太阳
43. 凝香泉
44. 浪里滔滔
45. 光年中的一瞬
46. 世纪末的故事
47. 当你沉睡时
48. 如果她不知道
49. 拥抱寂寞
50. 你的抱歉说得太迟

## 一

坐在从纽约飞香港的 UA800 班机的商务客舱里，林苹仍觉得头好重，意识不清，整个人虚虚浮浮的。

她的记忆是昨夜的酩酊大醉，同事的欢送晚会。一张张涌上带醉意的笑脸，一杯杯送到面前琥珀色的酒，烟味，笑闹声，喧哗声，还有听不清楚的隐约音乐声和一丝不该在那种场合、那种气氛中有的莫名伤感——她醉了，醉得一塌糊涂，人事不知，甚至不知道怎么回到独居的公寓，怎么倒头大睡。

如果不是伊玲留在床头柜上的一张字条，提醒她要搭这班机去香港，她真会再睡它四十八小时。

太累太疲太沉重——沉重?! 是被酒精麻木了的大脑感觉? 第一次知道大醉后的感觉是这么难受, 这么痛苦, 好像变成另一个人般。

她发誓, 从今天开始, 绝对滴酒不沾, 酗酒对身体有害, 肯定的。

简直是笑话, 今午起床, 她记不起自己是谁, 要看了护照才知道自己是林苹, 二十八岁, 受聘于香港一家跨国顾问公司做高级电脑顾问。

电脑——脑子里立刻闪出好多奇奇怪怪, 乱七八糟的符号, 头痛欲裂——别想公事, 她一定是个被工作绑得太累的上班族, 于是毅然辞职, 离开她的家——纽约, 赴香港换一个新环境, 打开一片新天地的人。

一定是这样。

在她床边整理好的旅行袋里有一封跨国顾问公司从香港寄来的聘书, 要她即日报到。

即日, 就是两天后, 公司还替她暂时在香港订了酒店住, 薪酬也不薄, 比以前多一倍以上。咦?! 怎么又突然有比以前多一倍的意念? 中午醒来时不是连姓什名谁都不知吗? 一定是酒意渐

渐在退，她愈清醒了。

按铃召空中小姐要一粒头痛丸，又喝了一大瓶冰水，似乎好了些。

昨夜替她送行饯别的起码有十个人，是同事，潜意识告诉她的。只是，她完全记不起是哪些人，哪些面孔，哪些名字——除了伊玲，因为床头字条是她留的。字条还写着“在香港安顿好之后通知我们电话、地址，好联络。下次香港再聚。”

她突然震动一下，连忙在旅行袋和皮包里翻搜着，看看可有地址电话簿，可有伊玲在纽约的电话号码。没——有，她有点担心，怎么跟他们再联络？对他们——怎么没有再多一丝的记忆？

用力摇晃一下脑袋，是否昨夜太多的酒淹没了她的记忆神经？令她忘掉了某一部分的往事？

忍不住笑，哪儿有这样荒谬的事？

闭上眼睛想休息，眼前又出现了电脑上那些乱线和符号、数字，莫名的恐惧由心底升起，猛然睁开眼，吃惊地轻呼。

“你——不舒服？”身边立刻响起一个温文有

礼的低沉声音。她迅速看一眼，一个相当体面的年轻男人正近距离凝望她，是坐在她身边的陌生乘客。中国人。

“不，没有。”她用仿佛生锈的广东话回答。啊？她能讲广东话。“我想到一件事。”

“你脸色不好，飞机起飞后你一直很紧张，很不安，我以为你不舒服。”男人微笑着，令人舒服的微笑。“你回香港？”

“不——”她只说一个字，立刻仿佛有千言万语要从心中涌上，但又像被什么东西阻隔住，说不出来。“我是——‘去’香港，去香港工作，我想——我住在纽约。”立刻觉察出语病，我“想”住在纽约？住就住，不住就不住，怎么“想”？

“我是陈坚白，坚定的坚，白色的白，有人说我的名字太文艺，是父亲取的。”他说话相当风趣。“香港人，回香港。”

“我是林苹，”她说。有什么不对吗？她是林苹，当然是，为什么觉得有点怪——又是酒精累事。“电脑工作者。”



“可以说是同行，我有一家电脑软件公司，这次到纽约是谈生意。”

“你——不像生意人。”她强打精神。也许有个人说话比较好。

“本来在美国读大学，学电脑，念了三年书回香港度暑假，能偶然地碰到我的生意伙伴，又碰到一个机会，于是留下来做生意，”他坦白得带点孩子气。“最后一年大学我是会回美国念完，但有机会赚钱总不能放过，我是地道的香港人，很机会主义。”他又笑了。

“我——”她皱起眉头，要仔细的想一想才能说：“我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电脑硕士，喜欢电脑，所以工作得出色，是给老板气受的那种。到香港又做类似工作。”

“是吗？”陈坚白很感兴趣。“你的家人都在纽约？”

“我的家人——”讲到这儿她的脸就变了。“我没有家人。只是我一个。”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我是在教会的孤儿院长大的，”记忆源源而

来，她恢复状态。“没有人对我特别好，也没有人对我特别差，我算是幸运的。”“我的家庭很简单，爸爸，妈咪，嬷嬷和妹妹，”他看来的确是那种没吃过苦，没经过挫折的男人，“我们住浅水湾。”

“浅水湾，我听说过，那是富人住的地区。”  
“还不错。主要的是我们喜欢海，我家后园下面就是海滩，还有个小码头，上下游艇也方便。以后——可以请你来玩。”

“你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个朋友。”她说。想令自己开心些，情绪高涨些，奇怪，做不到，有一种她完全不懂也解释不来的心绪横梗心中。酒精真有这么厉害。

“如果你累，可以不理我，休息吧！”他颇懂体贴，虽然他看来同她年龄差不多。“我带了书和杂志，还有小电脑。”

她点点头，再次闭上眼睛。

眼前晃动的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横线、直线、斜线、还有那些奇怪符号、数字，有了几次的经验，她不再惊异，但很觉烦扰。这是什么

呢？绝对不是她平日熟悉的电脑画面、程式或什么。是酒精令眼睛发花？

勉强令自己休息，眼前终于变成一片黑暗。人是可以靠意志力得胜，暗暗点头，她是这样的人。更多对自己的感觉和认知渐渐回来，她安心些。但是——二十八年来，除了教会孤儿院，除了读书，除了工作，她还有什么？恍恍惚惚的，隐隐约约的，啊！头又痛起来，突然的剧痛，痛得好厉害，忍不住轻轻呻吟……

“林苹，什么事？”陈坚白吃惊。

“我——哎，发噩梦。”她摸摸额头，没有汗，怎么她有流冷汗的感觉。“昨夜同事替我开欢送会，喝太多酒，醉得太厉害，现在是酒精遗害。”

“怪不得脸色这么难看。”陈坚白笑。“刚见到你时，还以为你大病初愈，苍白的脸好像住了几个月医院。”

“第一次酒醉，也会是最后一次。”

“向空姐要杯热开水喝，会舒服些。”

“我会要。还想要片安眠药，最好一觉醒来

已到香港。”她苦笑。

“不行。东京转机时你要清醒，否则我将很辛苦。”

“是。我很高很结实，我是运动员。”她很自然就说出来。“跑马拉松的。”

“哦——”他似乎意外。“不是说抱不动你，你不很像，你皮肤太白。”

她看自己一下，意外而吃惊，的确，她皮肤很白皙，绝对不是晒太阳的运动员型。

“也许我只在梦中跑马拉松，”她自嘲。“香港没有太多的运动场所？”

“我家有网球场，”他很热情很慷慨。“喜欢的话可以常来，只有妈咪和我打，爸爸比较懒，他喜欢美食。”

“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都不注意食物，”她说：“听说香港人很挑剔？”

“不是每一个人。”他说：“香港人最重要的事是赚钱，只要有钱就代表成功。”

“美国年轻的一代也差不多，念博士学位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往华尔街钻，赚得越多，越

早退休就代表成功。全世界都一样，我也为多一倍薪水而去香港。”

“受薪阶级赚钱多极有限，要自己做生意才能赚大钱。”他说。

“赚大钱又怎样？还不是一样吃一碗饭，穿一件衣服睡一张床？”她说。自己很意外，并未想这么说的。

“但是台湾人说：金钱并非万能，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

想一想，她笑起来。

“台湾人说得很幽默可爱。”

“现在才来香港，你领略不到真正香港的味道，该早来二十年。”

“二十年前我才八岁。”

“那时香港很优雅，很有气质，很有味道。没有今天的富有，却也不像今天的暴发户那样俗气，反正很不同。”

“我这个人与优雅扯不上关系。”她耸耸肩。“虽然我白，却真正喜欢运动，我还练过中国功夫。”

中国功夫？这四个字是突然冒到心中，她顺口讲出来，她懂中国功夫？

一次酒醉没理由令她记忆力衰退得如此这般可怕吧？

“我宁愿相信，”他很有幽默感。“功夫高手原是深藏不露的。”

两个人都笑起来，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很好，她遇到一个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人。

“有一个问题，你没来过香港，纽约又没有亲人，怎么能讲广东话？”他好奇。

“我——学过中文，在大学，”她思索着。没什么印象，她好像天生会讲的。“也认识一些香港来的同学。”

“你讲得不错，至少没有鬼佬腔。”

“我还能看，能写！”她呆怔住了。真的能看能写？是这样吗？

“很佩服，大部分美国的ABC土生仔能听已经不错。”他说：“你只身赴港，男朋友呢？”

“没有。”说得极自然。“你呢？”

“有些拍散拖的女孩子，不想稳定，不想结

婚，自由自在很好。”

“Good! 大家同志!”她点点头。

陌生的香港启德机场，幸好有熟悉香港的陈坚白，完全不用她费心，他已经顺利地把她带领出来。

“我有单车在停车场，送你一程。”他说。二十多小时的相聚，仿佛已令他们成为好朋友。

她大方地接受他好意。

柏宁酒店。

她望望酒店进门处，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明明是第一次来。

或者全世界的酒店都设计得差不多。

酒店房间不算大，尤其她是美国回来，住惯了大房，她不习惯。

安顿好自己，到楼下吃晚餐。

香港的一切很贵，报纸上说是世界上生活指数第二高的都市，仅次于东京——高兴一些，她的记忆细胞已完全醒转。

好好的令自己睡一觉，明天开始要应付陌生的环境，还要向工作宣战。

生活原是战争。

工作了一整天，一切顺利。人事经理把她安排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没有窗，没有任何景象可看。

无所谓，反正来工作，实在不喜欢还可以打道回府——心中升起一抹厌倦，啊！她是为了换环境才来香港，必须好好工作，暂时她不会喜欢回去。

公司已替她在跑马地租了一层两房两厅的小公寓，待简单的装修完成就可搬进去。有了家之后就可以安定。

目前心中有强烈要求安定的意念。

公司同事虽然相处不错，他们中午也邀她一起饮茶或进餐。

开始她也参加，后来开始抗拒，她不喜欢人多的场合。

她每天自己带三文治上班，很习惯也很方便。

工作能力很强的她处理事情果真迅速，电脑方面知识极丰富，好像没有事情可以难倒她。工



作之外她极独立，偶尔心中有丝情绪之外，也坚强，坚强得可以不要朋友。

她总是躲在自己小公寓中，很享受这份安静与寂寞。

公司还真对她不薄，小公寓的客厅外还有个露台，可以望到马场。住在七楼的她每逢有赛马都可以清楚地看见每场比赛。

可是她对这些没有兴趣。

她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有兴趣，好像什么嗜好都没有，不烟不酒不爱看书不爱音乐不爱电视，公余的时间她除了做饭和收拾屋子外，所有的时间都爱坐在那儿发呆，心中有一种若有所待的感觉。

她在等待什么？不知道，真的。

日复一日，生活平淡过去，今日好像在重复昨日，明日又等待着重复今天。像一列在轨道上的火车，不停地向着目的地行进。她的目的地在哪儿？

哑然失笑，她根本是个没有计划的人。

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她接到陈坚白电话。